



吉城来合肥

■ 安徽合肥 刘政屏

1908年2月19日,是光绪三十四年(戊申年)的正月十八,江苏东台学者吉城接到一封来自合肥的书信,写信人是李国松、李国筠和张子开(张文运)。吉城(1867-1928),晚清至民国时期著名经史学家、教育学家、诗人、书法家、文博收藏家,光绪三十三年(1907)受淮扬海兵备道加按察使銜蒯光典之聘赴南京,先后担任蒯氏家塾教师和南京上江公学教师,由此结交了刘访渠、张子开、张琴襄等多位安徽及合肥文化名人,与蒯光典、缪荃孙、李审言等苏皖学者共同组建了国文研究会。

李国松、李国筠是李鸿章弟弟李鹤章的孙子,据称,为筹办庐州府中学堂,李国松捐资数万,而合肥大儒张子开应该也是在李国松的一再劝说下,出任首任学监。李国松、李国筠和张子开的信不长,寒暄之后,直奔主题:请吉城先生立刻启程,到庐州府中学堂教授国文和历史。

1907年初冬时节,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划,李国松、李国筠和张子开三人正式开始运作庐州府中学堂。办学自然就需要老师,尤其是有学养和声誉的好老师,于是他们通过各种关系在省内外寻找合适的老师,吉城便是他们选定老师中的一位。吉城虽然答应庐州府中学堂任教,但还是有顾虑,东台在苏北,如果要来合肥,需要水路陆路反复交替,很不方便。为此,李国松他们在来信里说,已经委托芜湖的

朋友在吉城转乘时予以接待和安排。

李国松他们的诚意让吉城不再犹豫,第二天便开始“检理行装”,第三天(正月二十,2月22日)“拜别母亲,附轮舟南行”。查了一下,吉城1867年出生,动身来合肥那一年,他41岁。22日当天晚上到达泰州,第二天到达镇江。吉城家族世居镇江丹徒,伯祖父和祖父为避战乱迁徙苏北。吉城大哥吉均在镇江开设经营南北货的“吉盈丰”商号,因此吉城在镇江有不少朋友。此时大哥去南京办事还没有回来,专程从合肥迎接他的人也还没到,吉城正好趁着几天空闲会会朋友,四处转转,也算是休闲几日。让吉城高兴的是,他居然在轮船上遇到两个熟人:学友张锡恭、钱同寿。

张锡恭是江苏松江人,光绪十四年江南乡试举人,光绪三十三年在南京蒯光典的家塾“课其二子”,与蒯光典、吉城等苏皖学者共同组建了国文研究会,同年底赴北京任礼学馆纂修。此时他是过完春节再去北京。钱同寿也是江苏松江人,光绪二十年江南乡试举人,此次他是去安庆安徽大学任教。邂逅老友,自然“喜出意外”,寂寞的旅途因此充实而放松。次日(3月1日)早晨吉城到达芜湖,受到李国松等人的朋友陈香岩的热情接待,当晚陈香岩在留春园招待吉城。据说留春园系清乾隆年间芜湖知县陈圣修所筑,在吉城的印象里,此园“面湖对山,林

木疏朗”。因为当时正下着大雪,“寒不可当”,但吉城认为,如果“盛夏于此避暑定佳也”。

正月二十(2月22日)出发,二月初二(3月4日)到达,除去在镇江的5天,吉城这一路走了7天,风雨交加、舟车劳顿,真是很辛苦。即便是后来往返的路途上加快节奏,日夜兼程,至少也要5天的时间。写到这里,我忽然想到:现在从东台到合肥需要多长时间?查了一下,最快的高铁动车,包括转车时的半小时,一共只需要3个半小时。如此之大的时间差距,居然让我一时无语,时间与距离的长与短,获得与失去,一时半会儿还真是理不出个所以然。收拢思绪,继续说100多年前的故事。

风尘仆仆到达合肥的吉城,当晚受到李国松、李国筠和张子开的热情接待。可以想象,一位他们看中的老师终于来到合肥,李氏兄弟和张子开先生心里是何等的欣慰。3月5日,李国松再次去看吉城,并送他一套《集虚草堂丛书》。相关资料显示,此书是李国松主编刻印的,其甲辑九种七十卷,竹纸,四函二十四册。“光绪甲辰(1904)正月开雕,丙午(1906)十月讫工”。李国松送给吉城的应该就是甲辑。

3月12日,“诸生集齐,行开学礼。”13日,正式授课。吉城由此正式做起了庐州府中学堂的老师。

春来地气暖

■ 安徽肥西 凌泽泉

在我的老家安溪村,家家户户的门前,长得最多的树是椿树和槐树,我的童年及少年就是在椿树和槐树的目光注视下成长的。安溪村的乡亲们是用农历来计算日子的。农历每个节气,已成为他们眼里和心里神圣不可侵犯的图腾。

首先到来的节气是立春。立春,站在节气之首,立起的是庄稼的腰身,立起的是土地的生命。这是一个多么宏大的节日。初来乍到的春,一扫严寒的封冻,从土地的深处涌动起无边无际的暖流,寻找冬眠一季的根茎,寻找躲藏一冬的种子,也寻找农人深入泥土的犁铧以及一双双冒着热气的脚板,然后以千般情思万般柔情,托起万物的希冀冉冉上升。这些年来,虽然我已离开乡村,但对农历的节气,心里依然葆有农人般的深深敬畏,就像我的父亲在立春之日,面对奔流不息的梳头河,脱下头顶上的那顶用麦秸编就的草帽,立于岸边,默默地注视着东流的河水。这满河的水,是乡亲们的命根,所有的农事都需要水的润泽与滋养、都需要水的轻抚与呵护。

乡亲们把立春说成开春。春天的门在哪儿?这是幼时的我苦苦寻觅而无法找到答案的一大疑问。即便真有这么一扇门,又是谁用巨手拉开门闩放进春天?这又是萦绕在我心头百思不解的一个难题。后读到唐代韦庄《立春》中的诗句:“雪圃乍开红菜甲,彩幡新翦绿杨丝。”忽然醒悟,这雪封冰冻的泥土之门,是被温暖的地气忽然推开,万物也随之惊醒,慌乱中睁开惺忪的眼,抖落下满身的冰雪,好奇地打量着春光乍现的尘世。

立春叫醒了农具。生锈的犁铧被父亲扛到门外,斜放在场地的中央。父亲端来一盆清水,取来一块磨刀石,左手扶着犁柄,右手拿着磨刀石一遍遍地在铁质的犁铧上来回摩擦,不大一会,吸饱了阳光的犁铧周身锃亮、精神饱

满。开春,开的不仅是泥土,还有铁锹、锄头、镰刀、犁耙……

春来了,又岂止是草木知?稻种、菜种、豆种知,鸭知鹅知牛也知。是谁走漏了春来的消息,是立春这个节气,是脚下苏醒的泥土。当年,我家的那头已养了七八年的牛,是条毛色漆黑的公牛,场地下沿右边的干草垛是它富裕的越冬口粮。一个滴水成冰的清早,父亲走进牛棚给牛喂水,发现卧在地上的黑牛挣扎着爬起来,左后腿直打颤,站立不稳又卧倒在地。父亲神色慌张地走出来,用几乎是哭腔的语调跟母亲说:“老牛倒了。”老牛倒下了,全家人一下子失去了欢笑,父母的脸上更是愁云密布。第二天,父亲就用卖米换来的钱买回来一大袋的菜籽饼,这种饼是用机械压榨菜籽出油后的剩料,有脸盆口那么大,厚达一寸。父亲用小铁锤沿着菜籽饼边缘,一锤一锤地往下敲,砸下的菜籽饼用温水浸泡上大半天,待泡软后,再加上热水搅拌,然后端去喂牛。

那个冬天,是我少年记忆中最漫长的一个冬季,好不容易熬到了过年,父亲用写春联剩下的红纸把两只牛角包裹得红彤彤的,然后拍拍牛背,焦虑地对它说:“别老趴在这儿了,你不站起来,开春的田地可咋耕呀?”终于盼来了立春,那天,我随喂牛的父亲一同走进牛棚,掀开草帘子,见有人进来,躺着的老牛在松软的稻草中晃了一下身子,然后“霍”地站立起来。我仰头看去,感觉眼前突然立起的是一座高山,是一轮喷薄而出的红日,这瞬间放射出的万道霞光迷离了父亲的双眸,他端盆的双手出现些许的颤抖,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才回过神来,感激地把满满一盆菜籽饼捧到了老牛的嘴边。

耕牛走上了田野,锋利的犁铧松开了土地的经络,一场轰轰烈烈的农事就在和风中诗意展开。

童年的柳笛

■ 湖北安陆 徐晨

“春风骋巧如剪刀,先裁杨柳后杏桃。”黄昏的乡村,杨柳依依,桃杏含笑。麦苗儿像涂了一层明油,绿得发亮。油菜花金黄一片,灿烂得耀眼。“儿童散学归来早,忙趁东风放纸鸢。”一群孩子,在河堤上撒欢。“长亭外,古道边,芳草碧连天。晚风扶柳笛声残,夕阳山外山……”一阵柳笛,突如其来。像一股清泉,流入耳朵,流进心田,流进记忆里的童年……

头上,顶一圈柳条、杏花编制的花环。嘴里,浅浅地衔一枚柳笛。儿时的我,光着脚丫,村子口、田野间、河堤上,来来回回地吹着柳笛。快乐的笛声,滑落在田埂上,散落在碧草间,荡漾在河面上……那个时代的孩子缺少玩具,一管动听的柳笛,自然人人喜欢。但做柳笛需要一定的技巧——柳枝不能太粗,太粗了做出的柳笛声音太沉,吹出来像牛哞;太细也不行,细了气流不畅,吹得断断续续的,像小公鸡打鸣。最好选筷子头粗细的柳枝,做出的柳笛吹起来清脆悦耳。柳枝要嫩,老的难脱皮。枝条要平滑,有分枝的不行。

选好柳枝后,用小刀将柳枝切成葱段似的一截一截的,用布鞋底压着轻搓几下,柳枝的白色木质露出头来,指尖捏着轻轻一拉,木条和树皮脱开,扔掉木芯,在清水中将柳管洗干净,用指甲将吹气的一端刮薄。试吹一下,音色不错,一枚柳笛就做好了。会做柳笛的人,很享受小弟弟小妹妹们的崇拜。他们毕恭毕敬地给做柳笛的大哥哥送柳枝、捡木条、递柳笛,眼巴巴地看着一枚枚新做的柳笛分发到别人的手中,心里急啊!最后,他们也得到一枚柳笛,脸上才露出了笑意。

等到每个人手中都有一枚柳笛,我们便仰起脖子,一个个撮起小嘴,鼓起腮帮,兴高采烈地一起吹了起来。从村头吹到村尾,从南湾吹到北湾,吹红了小脸,吹麻了头皮,吹落了桃花,吹老了柳树……此起彼伏的笛声,给村庄增添了无限的生机。

